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西藏佛教 密宗

李冀诚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西藏佛教·密宗

李冀诚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89·北京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宛耀宾 梁 衡 舒 乙

孟纪青 段启明

主 编：王志远

副 主 编：宋立道 支鄂湘

主编助理：李百替 王 煜

本书责任编辑委：文 溪

西藏佛教·密宗

李 翼 诚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王史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062 字数：143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0000，其中礼品本200

ISBN：7-5072-0146-5/Z·34

定价：2.95元 礼品本：7.80元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

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保证丛书的学术质量和政策水平，我们特邀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及政策法规司、新闻出版署政策法规司、今日中国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领导同志担任丛书编委会顾问，以求在宗教政策和出版政策诸方面随时得到指导。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

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 25 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不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辩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

《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王辅仁序

西藏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是很重要的一个佛教流派，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有它独特的地位。对西藏佛教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国内外藏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就其内容而言，或作综合性论述，或从经典的整理和注释着眼，或局限于对某一时期、某一教派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对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作全面论述的专著尚不多见。

《西藏佛教·密宗》一书，以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简炼、通俗的文字，对西藏佛教的发展，勾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对于希望了解西藏佛教一般情况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很有些参考价值的。

宗教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很需要做些科学普及的工作，像西藏佛教这类平时不甚为人注意的领域，应该做的事情就更多一些。有些人看轻了科普工作，认为一个读物通俗易懂，其学术水平必不高明。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科学普及是影响深远、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多年来，我很受到一些科普读物的教益，使我对原来一无所知的科学领域略有所知，甚至对一些学科萌发了很大的兴趣。我常想，如果一个读物使读者一目了然地从中吸收到必要的知识，起到为更多

的人服务的作用，那么，这个读物的价值就是很值得称道的了，而艰涩费解绝非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尺度。

李冀诚同志从事西藏佛教研究有年，他能够想到大多数读者的需要，融会贯通了他所掌握的有关资料，深入浅出地写出了这本科普读物；特别应该说到的是，近几年来，冀诚同志体弱多病，他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不知疲倦地从事写作，他的工作热情很使我受到鼓舞。谨祝愿这本书能够在社会上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

一九八七年九月于北京

自序

密宗历史的起点，经中外学者的考证，基本认为约在佛陀灭后的千年左右，亦即大乘佛教的晚期，也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衰退时期。密教兴起具有印度宗教的民族特性。严格说来，早期佛教是反印度宗教传统信仰的，对于婆罗门教的多神崇拜、吠陀思想中的真言、密语乃至宗教仪轨，一概都是排斥、批判和反对的。可是到了大乘佛教兴起之后，这一严格的反对立场，渐渐动摇，且转而开始引进世俗的咒法观念。此后逐渐将真言、密咒佛教化，亦即把印度传统婆罗门教的属于禳灾、祈福和多神信仰的世俗宗教观念全部吸收到佛教中来，并且结合佛教高层次的教义和理论，如中观、瑜伽、禅空等，而成为正式的有特殊地位的一宗——密宗。从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看，这可说是印度民族宗教信仰的充分表现。佛教早期的形态，虽然相当理性化、哲学化、伦理化，高度表现人类的卓越智慧，但到了晚期还是跳不出本民族的信仰观念。甚至也可以说，这种变化也许是当时人类宗教心理的共同要求。倾向神秘和信仰神秘，正是大多数人的常见的心理。婆罗门教的密法，借助佛教的理论，构成印度传统宗教的新发展，同时体现了人类理性与神秘两种心理要求的结合。但从佛教的正统理论说，婆罗门教渗入佛教，造成了印度佛教的致命伤，使它失去了本来面目，自然也就失

去其独特立场，直至逐渐失去存在于印度的必要性。但它虽在印度消失，却在中国（包括西藏地区）传播开来，且由中国传入日本、朝鲜，成为一派相当强盛的宗教势力。它的起源和发展传播，仍值得我们作深刻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密宗在传入西藏后，形成独树一帜的“藏密”，建立政教合一的一统天下，这在中国佛教其他宗派中，尚无此例。因此，对于密宗历史及其内容的了解，就益形重要。特别是探讨宗教史和宗教社会学的人，若不了解密宗的发展、传播，那么对于7至12世纪的印度，一千余年来的中国汉地和藏地，以及影响日本文化的宗派势力，都不免难于去作深度的了解。

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国宗教学界对于密宗的研究并不发达，专门论述介绍密宗的书籍也寥寥无几。因此，使人们对于密宗更感到神秘化。密宗义理虽然神秘，似乎高深莫测，但它毕竟是从人类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力图从起源、形成、发展、传播、义理、修习、仪轨、神祇等方面揭开密宗神秘的面纱，给人们以密宗方面的基本知识。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或宗教学研究者的都不无裨益。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本书纰缪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丛书总序

王辅仁序

自 序

概 况 (1)

7 至 9 世纪中叶佛教在西藏的早期历史

一、佛教传入前的本教 (3)

二、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佛教的传入） (7)

三、赤松德赞时期的

佛教（在吐蕃站稳脚跟） (9)

四、从牟尼赞普至朗达玛时期的

佛教（佛教的发展和中衰） (23)

10 世纪后的西藏佛教

一、佛教在西藏的复兴 (34)

二、西藏佛教诸教派的产生和发展 (46)

三、格鲁派(黄教)的兴起及发展 (109)

四、格鲁派（黄教）教义简述 (134)

五、黄教的寺院和僧侣组织 (147)

六、西藏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 (165)

西藏佛教密宗概述 (173)

附录

概 况

西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在对它的称谓上，学术界存在有不同的意见。有的称作“喇嘛教”，有的称“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但藏族不称“喇嘛教”或“藏传佛教”，而称“桑结却鲁”（sangs rgyas chos lugs），“却”（chos）或“登巴”（bstan pa）意为佛教、佛法。

西藏佛教历史悠久，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传播到相当广泛的地区。在国内各民族中信奉西藏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土族、羌族、裕固族等，汉族中也有少数信奉者。从地域上说，遍及藏、青、甘、川、滇、内蒙古等省（区）。在国外，西藏佛教早已流传到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近30年来，又在西方社会得到传播和发展。

喇嘛人数众多是西藏佛教的特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时全国有喇嘛寺院5000余座，以宗教职业为生的喇嘛人数约40余万人，平均占信奉西藏佛教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个别地区达到百分之三十，占藏族男子的百分之五十。著名的寺院有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通称黄教六大寺

院，此外还有桑耶寺、萨迦寺、粗卜寺、托林寺等古老寺院。长期以来，拉萨成为朝佛的圣地，西藏为藏传佛教的发祥地和中心。高大宏伟的庙宇建筑、绚丽多彩的佛教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虔诚信徒，他们不惜倾家荡产，迢迢千里，前往朝佛，并视此为一生最大的幸福。

西藏佛教对藏区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了解西藏佛教的历史、教派、教义、组织等情况，有助于加深对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

现对西藏佛教包括历史、教派、教义、寺院组织、学经制度等概要介绍如下。

7 至 9 世纪中叶佛教 在西藏的早期历史

佛教对西藏来说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佛教进入西藏高原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当地居民信奉一种土著原始宗教，称作“本教”。

一、佛教传入前的本教

“本教”（Bon）又称“本波教”，俗称“黑教”，是植根于西藏原始公社时期的一种巫教。据说它最初是在香雄（今阿里地区）发展起来的，后自西向东逐渐传播开来。传说其始祖名辛饶米沃且。其实原始宗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无所谓创始人之说。辛饶米沃且（又称辛若普 gshen rab，意为“最高的辛”）可能是受人尊敬的一位著名巫师。

本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它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

木、禽兽等自然物。这种宗教在学术上泛称为灵气萨满教(Animist shamanism)，本教可以说是灵气萨满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

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原始本教大致有如下特点。

第一，西藏当时的居民，屈服在大自然的压力之下，从而产生了对神的信仰。原始本教把世界分成三部分，即天、地、地下。天上的神名为“赞”(btsan)，地上的神称为“年”(gnyan)，地下的神称为“龙”(klu)。至今藏语中还保留着“举坳”(bcud vog)一词，意为“地下龙的世界”，因而又把“龙”称作“地龙神”(sa bdag klu)，并认为它在地下守护着宝藏。天神在原始本教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据古代藏文资料中的神话讲，第一位雅隆部落的首领聂赤赞普(gnyav khri btsan po)就是作为“天神之子”来到人间的，并附会说有个天梯，他顺天梯而降到人间。聂赤赞普和他的六个后代共七个首领，即天赤七王(gnyamgyi khri bdun)在完成了人间的事业后都顺着天梯回到天上。但到了第八位首领直贡赞普(gri gum btsan po)时，因为和他的大臣罗昂(lo ngam)斗法被杀死，天梯也被割断，从此赞普再也上不了天。直贡赞普是第一个把尸体留在世上的雅隆部落首领，此后藏族才有了埋葬的仪式。天神、天神之子对世界的控制，是本教世界观的核心。

灶神(thab lha)在原始本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本教认为灶神很容易被人冲犯。只要把头发、羊毛等脏物掉进火里，或者溢锅弄脏了灶台，那就要受到灾难的惩罚。为了免除灶神发怒而带来灾难，必须请本教巫师来进行祈福禳灾。弄脏的灶土要掘出来，巫师在昏迷状态下抓起一把灶土，然后加以检查，假如在灶土中找到一些活的小虫，就认为仪式